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五

三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十八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三　　宋　蘇轍　撰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有詩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粤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

超絶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徳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宫立位設像歳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違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宫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宫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

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

臣轍適以讉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為詩六章章八

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為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

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

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

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

野水之濵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覿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遥之楠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祗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

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祀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

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

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顔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覩而化之

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

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傌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滎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闘訟簡少盜賊希濶外無蠻夷疆埸之虞内無兵屯餽饟之勞為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為最貧每歲均南餽壯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為最急雖然

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熈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内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既而為轉運判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寘功

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熈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為堭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為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輙敗熈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為橋害請為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為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廪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

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為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歴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蘓轍言曰橋之

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寛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

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為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郘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為治者

亦觀其俗乗其時使民宜之葢無所必為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為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庳陋廢圮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為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名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

相師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勸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甓緻密為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䟽濶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為

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為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閒獨取郡之圖書考其

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為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野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為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為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黄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無而有之

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

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勌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為僧堂之後室又為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為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為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畱畱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

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

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患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寘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

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没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

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徃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

把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静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

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

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二十三

欒城集卷二十四

宋　蘇轍　撰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

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盬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盬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昬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甞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甞怪顔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

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

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

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盖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虚堂記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虚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虚者為虚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虚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

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沈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

箱篋出其玩好挍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熈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為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溢衆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内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

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蘓轍記

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

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

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

謫為患禍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黄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

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讁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

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葢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葢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

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

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説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

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

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

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為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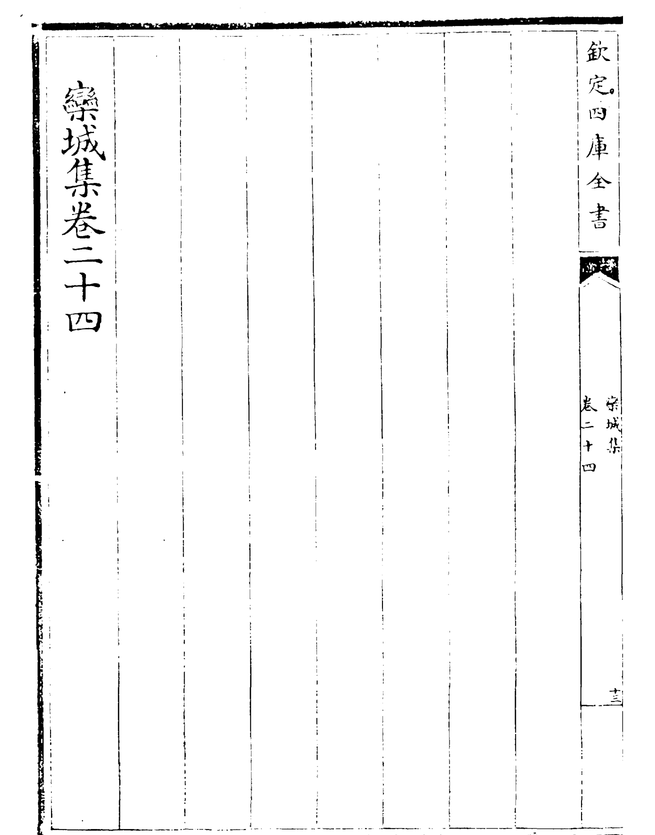
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

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遥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為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為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温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為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

間而閒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葢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汩没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葢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為記



欒城集卷二十四

欒城集卷二十五　　宋　蘓轍　撰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蘓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由仕蓋非獨蘓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

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於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頴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大聖元

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為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畀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為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為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為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為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

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為永康録事叅軍歳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為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斃告府遣吏治之閲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鄜陵始至散鹽吏不敢為姦遂得其民嵗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

公閔其窮而為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為立規約爭遂止雖為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闕 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為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為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

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為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没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為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為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為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為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

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内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水顧曰此藹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户曹女流落為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

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為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知衡州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他人必此為姦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州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

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刼城固縣令一人安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為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王城同安縣君公没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

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粮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没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禄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曽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倫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産業既没無以葬善為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啟章

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蘓氏懐章記其為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為吏師公没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没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

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
舉然不然輙為鄉所擯曰是何名為儒故當是時學者
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
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于他州為多善矣爾曹才不逮
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覩
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為動以律令為師而見義輒發未
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為者力為之不疑鄭子産有言政
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為政近之

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于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户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

事仁宗為条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晩用之亦条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為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

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顧以夫人歸焉未幾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所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為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

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隂有所補嘗侍班於廊下内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歸老頗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産事决于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

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為仁壽郡夫人

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禄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宜州河北酒税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愻陜州司户參軍憲新授滑州韋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者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徽次

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曽孫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輙少穫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遊知夫人平生為詳而子棐復以狀求銘

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與存

全禪師塔銘

黄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説於誠法師朝授師説夕能為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

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禪師莊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凉已而徙居黄蘖師為人直而淳信不餙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静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

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
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
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
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
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
欲化衆强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
煖香輭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
九臘三十明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

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續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為信請為銘其塔而刻諸石為之銘曰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至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當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况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來常受我今為師說智者不當凝

閒禪師碑

閒禪師者臨濟𤣥公九世法孫而黄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為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必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熈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寺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

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鬚髮鬀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

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髪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為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藴非有令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睡夢有告者曰如閒師

復何疑耶疑即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為之碑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裡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上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直上忉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為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為酥酪一切皆得食

或近取一劫而演為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為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閒師得正眼久為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動揺爪髪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烟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為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閒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當作是見

夢中悔謂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

稽首三界尊閒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

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附子瞻題語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為兵不獲如志

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

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餅攜以入山自念吾禁

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徃焉食其蜒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饑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輙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輙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為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為候者所執

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為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為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他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

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徳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

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竢其醒非竢其醒竢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説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髪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

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名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

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

然後為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没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甞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

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為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黄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黄州至雲安逆旅見

一丐者曰吾姓趙頊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彦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篋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腳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 范景仁 侍讀託譔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

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

例有八一曰㽙摫同部而吶㕯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𦬸㑹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雩古乞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兂之附天巠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

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𪈵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輙少而讀書見父

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

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

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録叙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為飲食飯爨羹胾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

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為千萬千萬為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説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摩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

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為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為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欒城集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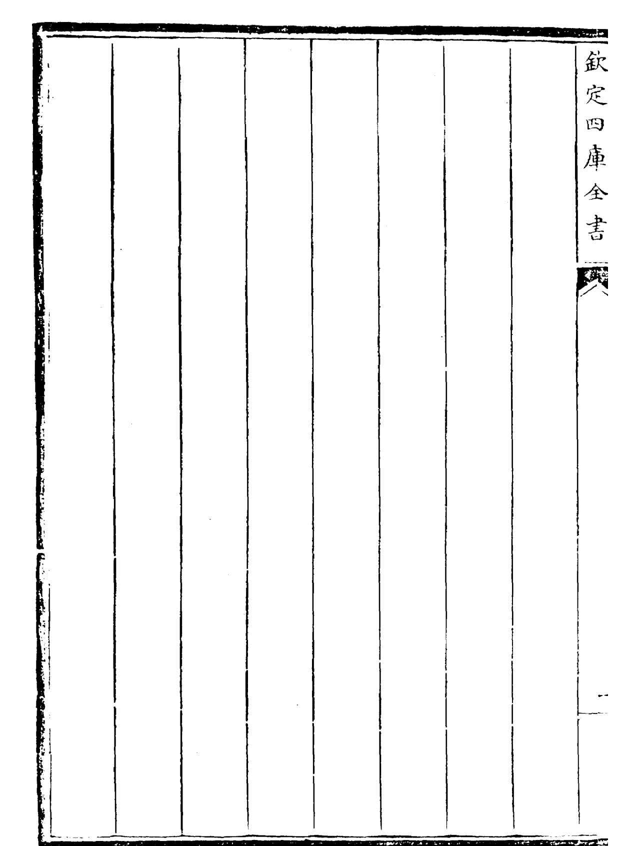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四第七頁後一行周瑜陸遜之所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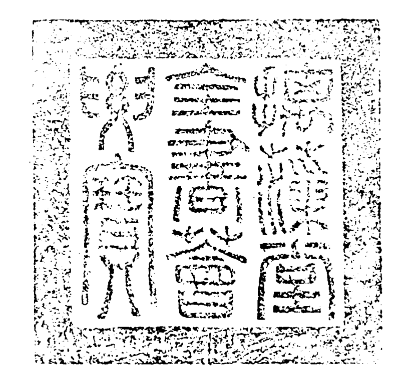
騖按三蘇文粹騁作馳

卷二十五第七頁後四行仁宗英宗之際刊本際

訛除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怱鬭於市刊本鬭訛鬬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集卷二十六

宋 蘇轍 撰

祭文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於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慨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

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盖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為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施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竒邪譎恠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臭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斧稟羙䵷號兹古文不自愧恥公為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稟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異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懐擢之衆中羣疑相𢌿公恬不

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廻匪公之明化為詖俳
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
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
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頼則
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辨論不衰
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
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
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奸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隳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薫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强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者未返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於斯匪人所知神實為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為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

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横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悦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横流絳幡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蘇軾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榮顯居之若無寬裕慈祥

終身不改晚通至道遊心空寂啓手即化容如平生登
證妙果古人是似嵗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
在列都人出祖欷歔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
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尚饗

祭王虢州伯𫑮文

年月日具官蘇軾與弟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虢州使君伯𫑮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
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睢盱更笑迭瞋君在其間乃獨不

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寛我頼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
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戹
窮笑歌讙呼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間屏僕夫與我深言今
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
君我還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
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虢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
世不憂死生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及追
懷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内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濵齊聲尹姑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宫厄職賔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屨以就方進豈惟古人翦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禄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弔于廬今者丹旐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尚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訶相揖于輿莫或
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
猶未知逮伯遷黄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
羔報之醪漿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
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訃在門凄絶肝腸
諸子纍纍匍匐哀荒公嗜讀書瞻於文詞亦達于政實惟
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
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筴來東氣和而平徽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為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歳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

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蝨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為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犀柱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為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湨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鐘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

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
來自東復館於門曾患之不邺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
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
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某官韓公
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踈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
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

亟條究觀厥成功在於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為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頼其賜豈惟吾儕有禄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驅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於朝觴豆甚微懐想則勞且謁且辭徘徊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以肴酒之奠致祭於亡姪十六郎之靈嗚

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於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厚而温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畒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于撫予育曰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人祭文八首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鬚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明好百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泊然靜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睢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

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忘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於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聞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於兹襄事告時奠德以敎惟吏之宜生有邑腨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為厥初磐桓亦躓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於朝遂付兵樞别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轝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婚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遣奠有時涕泗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畧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緋纛朱幡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没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為夢寐之頃千夫隕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濶略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鄰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

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没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慼哀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為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

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顔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與歸與公畏莫當遄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炭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髪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茍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源白叟黄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

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莫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禭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縉紳呰頴方

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於道
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嘻行路興歎精神未泯來
舉一觴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舜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大昊之
神嗚呼日官厎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
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

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青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哀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斁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兹解去雨暘時若災癘不起豈某之能繄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繄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薦誠俎豆匪以報也尚饗右太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輙

繕其學宫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𫌳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祓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右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其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為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雨雪以生

育萬物是以敢告蔄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寛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右禱龍洞

朞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望精神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輙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粤玆耆乂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祗具牲

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虔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斁尚饗右禱泰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薄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為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紋粟滿野淫雨為害豐沛界下鞠為汙澤暑雨方作晴未可

覬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

茲土埽滅強暴雖宅闕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

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

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

實職之茍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祭神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於某神曰今茲禾稷

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

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横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雨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於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菽麥咸藝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

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

鏜之憂不能為也斡旋隂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逺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徳而蒙斯貺自視鈌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蔌備具匪以為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於某神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於諸藩自河為災千里汗漫

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於民卒迨於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於神其終舍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於勾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咸東作順叙將

終歲永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於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於某神梁宋之

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粤自兹夏農穫六七
流亡既去桴鼓随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
水潦横潰荏菽禾黍鞠為汙澤秋氣方始田可耕種神
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晩稼復勤則民報神之心
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斁尚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有酒之奠告於某神乃者暑雨
荐至溝澮盈滿淤田稟水相繼為虐秋稼滿野淪胥以
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

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為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沴以終大賜尚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其結髮學問今始為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适以巵酒特羊致祭於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轍來長是邑即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

為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卧者過半迄玆痊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玆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敎鬼神不享積釁成癘旱氣充塞五種失埶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

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怠膏澤不至栗栗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祗薦誠悃惟皇天后土靡不覆幬日月宿爆靡不臨照山川嶽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為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間蒙大賜以寬憂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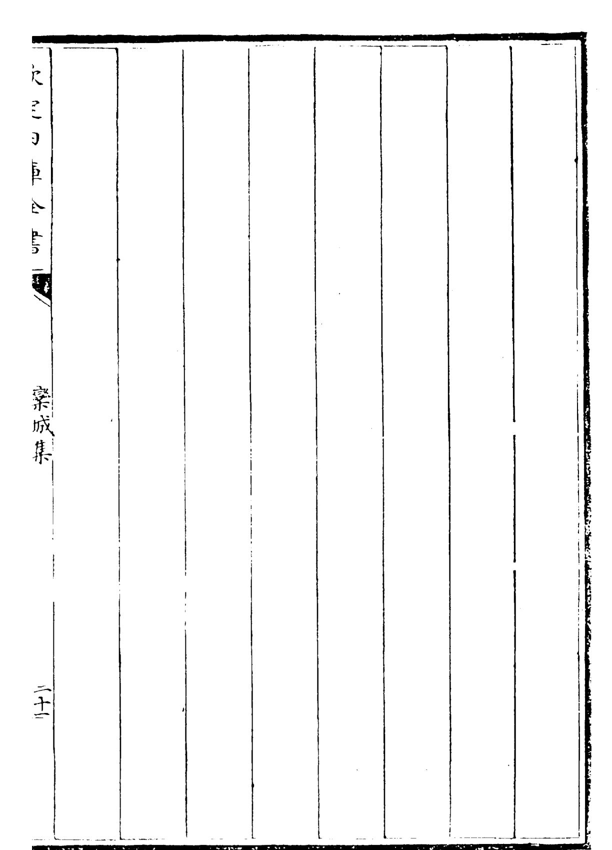
南京祈晴青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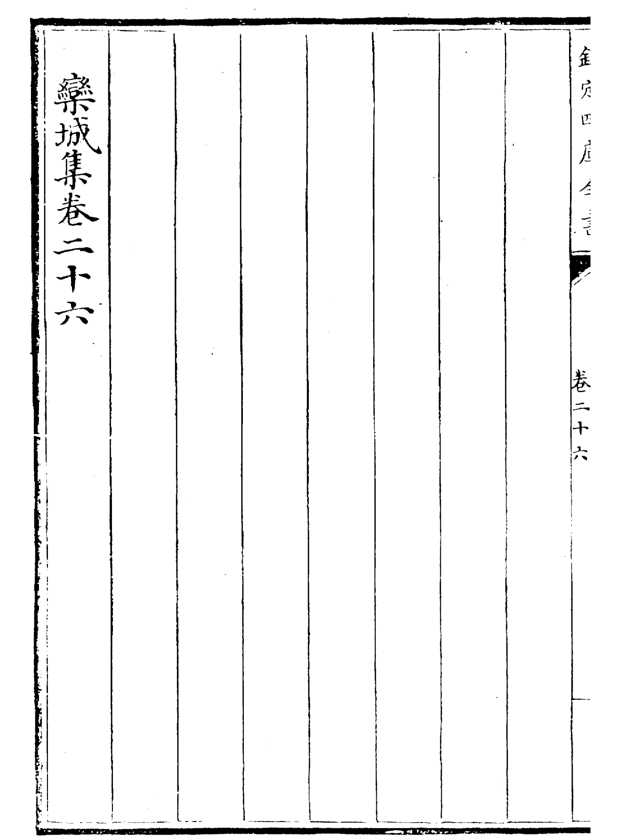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粤維茲夏牟麥小熟饑者未飽而

淫雨為沴秋稼殄瘁淪為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為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為殃民以重吏愆今兹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於田既穫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遂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感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欒城集卷二十六